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廿一

北京燕山出版社

編

K204.3/0/60

1342431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二十一册)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K204.3

0160

重庆师大图书馆

北



CS1518868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著雍敦牂，尽旃蒙赤奋若，凡八年。 … (601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

唐纪二十九 起柔兆摄提格，尽昭阳作噩，凡八年。 … (604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

唐纪三十 起阏逢阉茂，尽重光大荒落，凡八年。 …… (6080)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五

唐纪三十一 起玄默敦牂，尽强圉大渊献十一月，
凡五年有奇。 …………… (611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

唐纪三十二 起强圉大渊献十二月，尽昭阳大荒落，
凡六年有奇。 …………… (614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

唐纪三十三 起阏逢敦牂，尽柔兆涪滩四月，
凡二年有奇。 …………… (617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八

唐纪三十四 起柔兆涪滩五月，至九月，不满一年。 … (620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起柔兆涪滩十月，尽强圉作噩闰月，
不满一年。 …………… (623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起强圉作噩九月，尽著雍阉茂，
凡一年有奇。…………… (625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屠维大渊献，尽上章困敦，凡二年。… (628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二

唐纪二十八 起著雍敦牂，尽旃蒙赤奋若，凡八年。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

开元六年

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来请和；许之。

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璟上言：“臣在州无它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上从之。于是它州皆不敢立。

辛酉，敕禁恶钱，重二铢四分以上乃得行。敛人间恶钱熔之，更铸如式钱。于是京城纷然，卖买殆绝。宋璟、苏頲请出太府钱二万缗置南北市，以平价买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听两京百官豫假俸钱，庶使良钱流布人间；从之。

唐纪二十八 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 718 年）

春季，正月，辛丑（初六），突厥毗伽可汗前来请求与唐和解；玄宗表示应允。

广州的官吏百姓为宋璟修建遗爱碑。宋璟向玄宗进言说：“臣任广州都督期间并无优异的政绩，现在由于臣地位显赫，才造成那些人的阿谀奉承；要铲除这种恶劣的风气，希望从臣这儿开始，请陛下降敕禁止为臣立碑。”玄宗听取了他的建议。于是其他各州都不敢再干立碑的事。

辛酉（二十六日），玄宗颁布敕命禁止质料低劣的私钱流通，规定仅有重量在二铢四分以上的官钱才可以流通使用。又下令收缴民间的私钱，经熔炼之后铸成符合规格的钱。于是京师人心浮动，各项交易几乎中止。宋璟、苏頲请求让太府拿出二万缗钱来设立南北两市，用于以平价购买百姓手中的那些可供官府使用的滞销物品，同时允许东西两京文武百官预支官俸，以便使质量优良的官钱

二月，戊子，移蔚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

三月，乙巳，徵嵩山处士卢鸿入见，拜谏议大夫；鸿固辞。

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有告其在军奢侈及赃贿者，按验无状；上欲反坐告者，嘉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无由上达，愿特赦之。”其人遂得减死。上由是以嘉贞为忠，有大用之意。

有荐山人范知璿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璟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谏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夏，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铕、朱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

能够流通到民间去。唐玄宗听取了他们的建议。

二月，戊子（二十三日），玄宗下令将蔚州横野军移往山北，在此屯兵三万作为铁勒九姓的后援；任命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率本部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均受天兵军调度指挥。遇有讨伐追捕之事时，则根据需要征调集结；平安无事时，则散回各部落从事生产，并让官府时常安抚他们。

三月，乙巳（初十），唐玄宗征召嵩山处士卢鸿入朝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卢鸿坚决辞让。

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参见皇帝，有人检举他在军中有奢侈僭越行为以及贪污受贿的现象，但经过调查之后发现纯属捏造。玄宗打算将诬告者反坐治罪，张嘉贞向玄宗上奏道：“如果陛下现在将检举我的人治罪，恐怕会堵住向朝廷进言的渠道，使各地的下情无法上达，因此臣希望陛下对此人特予赦免。”这个人于是被免除死罪。玄宗由此认为张嘉贞对国家忠心耿耿，内心里打算重用他。

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璿精于文章之学，并且进献了他所作的文章。宋璟对他的文章评论道：“从他所作的《良宰论》来看，此人颇有佞谀之嫌。隐士应当尽情说出公正无私的议论，怎么能苟且谋合以求容身呢！假如他的文章真作得好，自然应该通过科举出仕，因此不可为他单独上奏。”

夏季，四月，戊子（二十四日），河南府参军郑铕、朱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玄宗颁布敕书道：“从他们所呈献诗文的文理来看，

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秋，八月，颁乡饮酒礼于州县，令每岁十二月行之。

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从之。

冬，十一月，辛卯，车驾至西京。

戊辰，吐蕃奉表请和，乞舅甥亲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于其上。

宋璟奏：“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碭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初用之时，实允金议；当事之后，颇非称职，请复以为左散骑常侍，以李朝隐代之。陆象先闲于政体，宽不容非，请以河南尹。”从之。

可知他们尊崇道家的法度；至于说到在当代的用处，则与实际事务不相符合。应当让他们各从所好。”于是将二人一起免官，度为道士。

五月，辛亥（十八日），唐玄宗任命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授封为顺国公，派他出任金方道经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故去，癸巳（疑误），唐玄宗指定他的弟弟娑固继任为契丹王。

秋季，八月，玄宗下令在地方各州县颁布乡饮酒礼，决定在每年的十二月份举行。

唐初州县官的官俸，都是让当地富户掌管公廨本金而后出利息支付，由于利息高至借一还二，故而有许多人倾家荡产。秘书少监崔沔建议根据州县官吏应得俸禄的总数，在百姓正常赋税之外稍微多收一些，以此来支付州县官的俸禄。玄宗接受了他的建议。

冬季，十一月，辛卯（初一），唐玄宗抵达西京长安。

戊辰（疑误），吐蕃赞普进表讲和，希望两国君主亲自签署誓文，并且要求两国宰相也在誓文上签名。

宋璟上奏道：“括州员外司马李邕和仪州司马郑勉均有才能和谋略，又擅长文章，但两人思想中又多极端邪念，好改变公认的是非准则。假如完全提拔重用，则必定会招来祸害，若是将他们长期弃置不用，则才干被埋没又很可惜。请陛下将他们分别任命为渝、碭二州刺史。”宋璟还上奏道：“大理寺卿元行冲一向被认为才行俱佳，上任初期也确实与大家的论调一致，但在具体处理了一些问题之后，却发现并不称职，请求陛下仍让他担任左散骑常侍，任命李朝隐代任大理寺卿之职。陆象先熟悉施政的要领，为政宽厚而

不能容忍失误，请陛下将他任命为河南尹。”唐玄宗对这些建议都一一接受。

七年（公元719年）

春季，二月，西域的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都上表玄宗，告知受到大食军队的侵掠，请求唐朝派兵救助。

七年

春，二月，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皆上表言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万石巢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

唐玄宗敕令太府和京兆府以及京府所辖各县拿出十万石粟出售，以便收回民间私铸的劣质钱，交少府监摧毁。

三月，乙卯，以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行太仆卿。毛仲严察有干力，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惮之，苑内所收常丰溢。上以为能，故有宠。虽有外第，常居闲厩侧内宅，上或时不见，则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

三月，乙卯（二十六日），唐玄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担任太仆寺卿。王毛仲谨严精明，有才干能力，万骑军中的有功之臣和闲厩官吏都害怕他，苑中的收入一般很丰盛。唐玄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因此受到了玄宗的宠爱。王毛仲虽然在外面有宅第，却时常住在宫内闲厩旁边的宅中，有时玄宗看不到他，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和高力士都对他十分敬畏。

渤海王大祚荣薨；丙辰，命其子武艺袭位。

渤海王大祚荣去世；丙辰（二十七日），玄宗敕命其子大武艺继位。

夏，四月，壬午，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用窦孝湛例，筑坟高五丈一尺；上许之。宋璟、苏頌固争，以为：“准令，一品坟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坟，议者颇讥其高大，当时无人极言其失，岂可今日复踵而为之！昔太宗嫁女，资送过于长公主，魏征进谏，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赏之，岂苦韦

夏季，四月，壬午（二十四日），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去世。其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援用窦孝湛的先例，修造五丈二尺高的坟墓，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宋璟、苏頌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根据令的规定，一品官坟墓的高度为一丈九尺，埋葬在皇帝陵墓附近的陪陵也不过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的坟修好后，街谈巷议多指责它过于高大，只是当时无人坚持指出它的失误罢了，现在怎能又重犯这样的错误呢！当初太宗皇帝送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所送嫁妆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加以谏阻，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文德

庶人崇其父坟，号曰鄴陵，以自速其祸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而臣等再三进言者，盖欲成中宫之美耳。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慎乎！”上悦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赐璟、頔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变，彻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辛卯，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以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

六月，戊辰，吐蕃复遣使请上亲署誓文；上不许，曰：“昔岁誓约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秋，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上言：“礼，父在为母服周

皇后也请求太宗赏赐魏徵，哪里像韦庶人尊崇其父的坟莹，称为鄴陵，以致于自己加速祸患的到来呢！以皇后之父的尊贵身分，如果想要将坟墓修得高大一些，又有什么困难呢！臣等对此之所以再三进谏阻止，不过是想成全王皇后的美名罢了。况且陛下今日所行之事，当传之无穷，永远被子孙所效法，怎么可以不谨慎从事呢！”玄宗听罢高兴地说：“朕一直想要以自身的正确行动，为下面的人作表率，怎敢对自己的妻子儿女有所偏爱呢！但这事是一般人难以说出口的，您能够严格按照典法礼仪的规定办事，从而成就朕的美德并为后代子孙留下榜样，这正是朕所希望的。”赐给宋璟、苏頔绢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初一），出现日食。唐玄宗身着素服，以等待太阳恢复常态，并且让人撤去悬挂着的乐器，降低膳食的规格，又责成中书、门下两省复查被拘押的囚犯，开仓赈济饥民，勉励百姓勤于农事。辛卯（初三），宋璟等人上奏道：“陛下勤于抚恤百姓的痛苦，这实在是天下苍生的福分。但是臣还听说天子在出现日食时应该修德，在出现月食时则应整饬刑罚；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堵塞后宫请托之途，斥退邪恶之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德。君子以说得多做少为耻，假若陛下诚心修德，就不必屡降制书加以强调了。”

六月，戊辰（十一日），吐蕃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唐玄宗亲笔签署两国讲和的誓文，玄宗没有同意，说：“两国和解的盟誓在去年就已签订了，倘若守信并非出自内心，屡次立誓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秋季，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进言：“依礼的规定，父在，子为亡母服一年丧，则天

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请复其旧。”上下其议。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以履冰议为是；诸人争论，连年不决。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依《丧服传》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厌降之礼，所以明尊卑、异戎狄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一紊其制，谁能正之！”

九月，甲寅，徙宋王宪为宁王。上尝从复道中见卫士食毕，弃馀食于窦中，怒，欲杖杀之；左右莫敢言。宪从容谏曰：“陛下从复道中窥人过失而杀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恶弃食于地者，为食可以养人也；今以馀食杀人，无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几至滥刑。”遽释卫士。是日，上宴饮极欢，自解红玉带，并所乘马以赐宪。

冬，十月，辛卯，上幸骊山温汤；癸卯，还宫。

壬子，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

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娑固与公主入朝。上以岐山令

皇后却将这改为服三年丧，希望陛下能恢复旧日的规定。”玄宗将他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左散骑常侍褚无量认为履冰的建议正确；但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延续了一年多也没有定论。八月，辛卯（初六），玄宗颁布敕令，决定从今以后五服均以《丧服传》的规定为准，但士大夫们仍然议论纷纷，执行时则各行其是。褚无量大有感慨地说：“圣人哪里是不清楚慈母恩情的深厚呢？之所以又定下减少服丧期的礼节，是为了表明尊卑地位的不同，并以此与戎狄区别开来，世俗的感情肤浅，未能理解圣人制礼的用心，这种定制一经打破，谁还能加以匡正呢！”

九月，甲寅（疑误），玄宗将宋王李宪改封为宁王。有一次玄宗在楼阁之间的天桥上发现卫士将吃剩的饭菜倒在坑穴中，感到十分生气，想要将这个卫士用刑仗活活打死。玄宗身边的人没有敢说话的。李宪不慌不忙地规劝道：“陛下从天桥上偷偷地发现他人的过错，就要将其处死，臣担心这样做会使得人人自危。再说陛下憎恶他人将饭菜倒在地上，是因为饭菜能够养活人，假若现在因为一点点剩饭剩菜就要杀人，恐怕与陛下的本意不符吧！”玄宗恍然大悟，急忙站起来回答说：“幸亏有了皇兄的规谏，否则几乎要滥用刑罚了。”说完赶忙将卫士释放。在这一天的宴席上，玄宗大为高兴，亲自解下自己的红玉带，连同自己所乘的坐骑一起赏赐给李宪。

冬季，十月，辛卯（初七），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癸卯（十九日），玄宗回到宫中。

壬子（二十八日），唐玄宗册拜突骑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

十一月，壬申（十八日），契丹王李娑固与公主一同入朝。唐玄宗未与外廷朝臣商议，

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与五品官。宋璟奏：“故旧恩私，则有大理，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向缘旧恩，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又是后族，须杜輿言。乞下吏部检勘，苟无负犯，于格应留，请依资稍优注拟。”从之。

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璟之叔父，冀得饶假。璟闻之，牒吏部云：“元超，璟之三从叔，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缘尊輿隐，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

宁王宪奏选人薛嗣先请授微官，事下中书、门下。璟奏：“嗣先两选斋郎，虽非灼然应留，以懿亲之故，固应微假官资。在景龙年中，常有墨敕处分，谓之斜主。自大明临御，兹事杜绝，行一赏，命一官，必是缘功与才，皆历中书、门下。至公之道，唯圣能行。嗣先幸预姻戚，不为屈法，许臣等商量，望付吏部

便直接用墨敕将岐山县县令王仁琛擢升为五品官，原因是王仁琛原来是玄宗作藩王时的王府故吏。宋璟向玄宗上奏道：“陛下对亲朋故旧所能给予的私情与恩惠，有一些基本的规则，授官的资历，也不是没有一些公正的准则。过去王仁琛已经由于陛下的私恩得到了优于他人的任命，现在如果再次得到破格提拔，就会和那些与他资历相当的人相差太远；况且王仁琛又是皇后的同族，陛下行事时尤其应当顾虑到公众的舆论。臣请求陛下将此事交由吏部核查勘验，如果王仁琛没有什么过失欠缺，按规定应予任命，臣请求根据他的资历略从优授给官职。”唐玄宗对此表示赞同。

候选的官员宋元超在吏部自称是侍中宋璟的叔父，希望因此能得到关照。宋璟得知此事后，发文书给吏部说：“宋元超是我同高祖的叔父，由于他定居在洛城，因而没有能经常前去参见。我既不敢因为他是长辈就为之隐瞒，又不愿以私损公。以往他没有提出这层关系，吏部自然可以照章办事，现在他既然已把我们的关系声张出去了，那么就必须矫枉过正了。请不要录用他。”

宁王李宪奏请授给候选官员薛嗣先一个小官。玄宗将此事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处理。宋璟上奏说：“薛嗣先曾两次被任命为斋郎，虽说他并非明显应当留任，但考虑到是至亲的原因，本来应当大小任命一个职位。景龙年间，皇帝常常用墨敕直接除授官职，这些人被称为斜封官。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所有这些弊端均已革除，朝廷每颁行一次封赏，每任命一个官职，全都是因为这些人立下了功劳，或者是由于才能出众，而且都必须通过中书、门下二省。像这样的至公之道，唯

知，不出正敕。”从之。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及春将还，多迁官；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是岁，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二十五州。

八年

春，正月，丙辰，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

侍中宋璟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魃，仇人作魃状戏于上前，问魃：“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魃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押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为然。时璟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頔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璟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上于是贬隐之官。辛巳，罢璟为开府仪同三司，頔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

有圣明君主才能真正实施。薛嗣先是陛下的姻亲，陛下并未法外施恩，而是将这个问题交由臣等商议，臣请求将此事交由吏部具体处理，不要直接正式降敕任命。”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在此之前，来自各州的朝集使们往往携带很多礼物进京打点，等到来年开春就要返回时，大多得到升迁；宋璟奏请玄宗将这些人一律原职遣还以便革除这一弊病。

在这一年，朝廷设置了剑南节度使，统辖益州、彭州等二十五州。

八年（公元720年）

春季，正月，丙辰（初三），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去世。辛酉（初八），唐玄宗委派右散骑常侍元行冲主持整理文献典籍工作。

侍中宋璟很讨厌那些明明有罪却没完没了地四处告状的人，便将这些人全都交付御史台治罪。他对御史中丞李谨度说：“你应当将那些已认罪不再上诉的人释放，把那些还在不停地申诉的人先关起来。”所以许多人怨恨他。正赶上旱神作怪，天下大旱，宫中演滑稽戏的俳优在玄宗面前扮作旱神模样演戏，其中一个演员问“旱神”道：“你为何到人间来降灾呢？”“旱神”回答说：“我是奉了丞相的命令降临人间的。”又问：“这是为什么？”“旱神”接着回答：“蒙冤者达三百余人，丞相将他们全都关进监狱，借此压制他们，所以我不得不到人间降灾以示戒告。”唐玄宗心中对此也有同感。这时宋璟又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頔一起建议严厉禁止私铸的劣质钱流通，鉴于江、淮之间劣质钱尤其泛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作为使者前往该地搜查劣质钱。萧隐之执法严酷，所到之处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玄宗于是将萧隐之贬

平章事。于是弛钱禁，恶钱复行矣。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为怀王，谥曰哀。

壬子，敕以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岁限，使百姓更迭为之。

夏，四月，丙午，遣使赐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册命。三国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故褒之。

五月，辛酉，复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以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义之士沉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制称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百余人。

张嘉贞吏事强敏，而刚躁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进，常与之议政事。四人颇招权，时人语曰：“令公四俊，苗、吕、

官。辛巳（二十八日），玄宗将宋璟罢免为开府仪同三司，苏颐罢免为礼部尚书，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二人都担任同平章事。于是朝廷对劣质钱的查禁大为松懈，劣质钱再次泛滥。

二月，戊戌（十五日），皇子李敏逝去，玄宗将他追立为怀王，赠谥号为“哀”。

壬子（二十九日），唐玄宗发布敕令，认为在百姓所负担的各种劳役之中，没有哪一种比兵役更为繁重，一旦被征召为卫士，就只有到六十岁才能解脱，由此规定缩短兵役年限，让百姓轮流当兵。

夏季，四月，丙午（二十四日），唐玄宗派使者向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颁发册命。上述三国均在大食以西之地。大食曾诱惑他们背叛唐朝，三国均未同意，因此玄宗特加褒赏。

五月，辛酉（初九），朝廷又一次设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十五日），唐玄宗任命源乾曜为侍中，任命张嘉贞为中书令。

源乾曜进言：“现在出身于权贵之家的人大多在京师任官，德高望重之士反在京外任职。臣有三个儿子，均在京城任官，请陛下将其中两个外放任职。”玄宗应允了他的请求，并颁下制命称赞源乾曜公正无私，命文武百官向他学习，于是到京外任职的达一百余人。

张嘉贞处理公务精明强干，只是有些性情急躁刚愎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和殿中侍御史崔训都是张嘉贞选拔任用的，张嘉贞也常与这四个人商议朝政大事。这四个人处处揽权，当时的人这样流传说：“中书令张公的四位俊才，是苗

崔、员。”

六月，漶、穀涨溢，漂溺几二千人。

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勾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阴引突厥，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勾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闻之皆恟惧。秋，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因宿其帐下。副使李宪以虜情难信，驰书止之。说复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罗由是遂安。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邳。

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范游宴，仍私挟谶纬；戊子，流虚己于新州，离其公主。万年尉刘庭琦、太〔初〕〔祝〕张谔数与范饮酒赋诗，贬庭琦雅州司户，谔山〔荏〕〔荏〕丞。然待范如故，谓左右曰：“吾兄弟自无间，但趋竞之徒强相托附耳。吾终不以此责兄弟也。”上尝不豫，

延嗣、吕太一、崔训和员嘉静。”

六月，漶河和穀河发大水，淹死了将近二千人。

归降的突厥仆固都督勾磨以及跌跌部落人众散居在受降城周围，朔方大使王峻说他们暗地里勾结突厥，阴谋夺占唐军驻守的受降城，便密奏玄宗，请求将这些人诛杀。王峻诱使勾磨等人来到受降城内赴宴，下令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河曲之地的突厥降户也被诛戮殆尽。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得知音讯，都非常恐惧。秋季，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仅带二十名骑兵，手拿皇帝赐给的符节到拔曳固等部落慰问安抚，并在其牙帐之中过夜。天兵军节度副使李宪认为胡虏难以相信，派飞骑送信阻止。张说在给李宪的回信中说：“我身上长的并非黄羊之肉，不害怕他们会吃了我；我身上流的也不是野马的血，不怕他们会刺血而饮。士大夫临危当舍命报效，此刻正是我为陛下尽忠的时候。”拔曳固、同罗等部落因此而安下心来。

冬季，十月，辛巳（初二），唐玄宗到长春宫；壬午（初三），唐玄宗在下邳围猎。

唐玄宗禁止诸王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李范一起游观宴饮，并且私自挟带谶纬之书；戊子（初九），唐玄宗将裴虚己流放到新州，并让霍国公主与他离婚。万年县尉刘庭琦和太常寺太祝张谔也因屡次与李范在一同饮酒赋诗而分别被贬为雅州司户和山荏县丞。但玄宗仍然像以前那样善待李范，他对左右侍臣说：“朕的兄弟自然没有问题，不过是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极力巴结而已。朕决不会因此而怪罪自己的兄弟。”有一次玄宗生了病，薛王李业之妃的弟

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觉，宾杖死，恂贬锦州刺史。业与妃惶惧待罪，上降阶执业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即与之宴饮，仍慰谕妃，令复位。

十一月，乙卯，上还京师。

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

先是，朔方大总管王唆奏请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帐于稽落水上；毗伽闻之，大惧。瞰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与奚、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朔方兵计亦不能来此。必若能来，俟其垂至，徙牙帐北行三日，唐兵食尽自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得王唆之约，必喜而先至。唆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多不相应，必不敢出兵。唆兵不出，拔悉密独至，击而取之，势甚易耳。”

既而拔悉密果发兵逼突厥牙帐，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惧，引退。毗伽欲击之，瞰欲谷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蹶之。”去北庭二百里，

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吉凶之事；事发后，韦宾被用刑杖打死，皇甫恂被贬为锦州刺史。李业与其妃子十分惊惶，只等着玄宗治罪了，唐玄宗走下台阶拉着李业的手说：“我如果有猜疑兄弟之心，天地不容。”并且与他一同入席饮酒，此外还好言安慰李业之妃，让她仍当王妃。

十一月，乙卯（初七），玄宗返回京师。

辛未（二十三日），突厥进犯甘、凉等州，击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大肆掳掠了契苾部落之后撤走。

在此之前，唐朔方道大总管王唆奏请西调拔悉密部落兵马，东发奚、契丹兵马，约定在这一年的秋季掩袭突厥毗伽可汗设在稽落水附近的牙帐；毗伽可汗得知此讯后异常害怕。瞰欲谷道：“这没什么可怕的。拔悉密尚在北庭，与奚、契丹相距太远，双方无法合兵相应；估计大唐朔方兵也无法抵达此地。即使唐军真的能来，等他们快要到达时，只要我们迁徙牙帐向北走三天的路程，唐军粮尽自会退兵。再说拔悉密人轻浮而好利，这次又得到了王唆的允诺，一定会得意忘形，先行抵达此地。王唆与张嘉贞关系不和睦，他向朝廷提建议多数得不到响应，所以这次他必不敢出兵。既然王唆的唐军不来，只有拔悉密的军队前来，我们击败他也就易如反掌了。”

不久拔悉密果然发兵前来进逼突厥毗伽的牙帐，而且朔方以及奚、契丹的兵马并未如约抵达，拔悉密人心中惊惧，赶快撤军。毗伽可汗打算派兵攻打他们，瞰欲谷道：“这些人离家千里，一定会拼死战斗的，我们不能在这时就攻击他们。我们不如派兵紧随其

瞰欲谷分兵间道先围北庭，因纵兵击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众溃走，趋北庭，不得入，尽为突厥所虏。

瞰欲谷引兵还，出赤亭，掠凉州羊马，杨敬述遣裨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将兵邀击之。瞰欲谷谓其众曰：“吾乘胜而来，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删丹，与瞰欲谷遇，唐兵大败，公利、澄脱身走。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

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得众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岁，可突干举兵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讨之，战败，娑固、李大酺皆为可突干所杀，生擒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澹移军入渝关，可突干立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遣使请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九年

春，正月，制削杨敬述官爵，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

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

后。”在拔悉密人撤离至离北庭二百里左右的时候，瞰欲谷才分兵抄小路先包围了北庭，然后纵兵相攻，打败了拔悉密的军队。拔悉密人被击溃后逃往北庭，又因无法入城而全被突厥俘获。

瞰欲谷率军回撤，由赤亭出兵，抢掠凉州的羊群马匹，杨敬述派裨将卢公利和判官元澄率兵拦击突厥。瞰欲谷对他的部队说：“我们乘胜来到这里，倘若杨敬述发兵挑战，就一定能够击败他们。”卢公利等人在删丹县与瞰欲谷相遇，交战后唐军一败涂地，卢公利与元澄脱身逃回。毗伽的势力因此而大振，控制了默啜可汗的所有人马。

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善战，深得属下信任，李娑固对他既猜忌又害怕，试图将他铲除。在这一年，可突干率兵进攻李娑固，李娑固作战失利，逃往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派安东都护薛泰率五百精兵与奚王李大酺一起辅助李娑固回兵征讨可突干，又被可突干击败，李娑固、李大酺二人均被可突干杀死，薛泰被俘，营州军民对此大为震惊。许钦澹被迫率部撤入渝关，可突干拥立李娑固的堂弟李郁干为王，并派遣使者入朝请罪。唐玄宗赦免了可突干的罪，任命李郁干为松漠都督，任命李大酺的弟弟李鲁苏为饶乐都督。

九年（公元721年）

春季，正月，唐玄宗发布制命，削夺了杨敬述的官爵，让他以平民身分任检校凉州都督，并且依旧让他充任节度、支度、营田等使。

丙辰（初七），唐玄宗下诏将蒲州改为河中府，设置中都官僚，员数、品级与京兆府

南。

丙寅，上幸骊山温汤；乙亥，还宫。

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融，嚶之玄孙也，源乾曜素爱其才，赞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

丙戌，突厥毗伽复使来求和。上赐书，谕以“曩昔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自数十年来，不复如旧，正由默啜无信，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殒身丧元，吉凶之验，皆可汗所见。今复蹈前迹，掩袭甘、凉，随遣使人，更来求好。国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来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诚心，则共保遐福；不然，无烦使者徒尔往来。若其侵边，亦有待。可汗其审图之！”

丁亥，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

和河南府相同。

丙寅（十七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乙亥（二十六日），玄宗返回宫中。

监察御史宇文融进言，认为全国各地民户人口流散逃移，弄虚作假现象非常普遍，希望加以核查。宇文融是宇文嚶的玄孙，源乾曜向来喜欢他的才能，故而极为赞赏他的建议。二月，乙酉（初八），玄宗敕令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招集流散人口以及追查弄虚作假现象的办法，并将研究结果上报。

丙戌（初九），突厥可汗毗伽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讲和。唐玄宗写给毗伽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大唐与突厥和亲，华夏人和突厥人安居乐业，两国军队也相安无事；大唐买进突厥的牛羊马匹，突厥则接受大唐的各种各样丝织品，双方都丰衣足食。最近几十年来，两国关系之所以不如以前，完全是由于默啜可汗言而无信，嘴里讲的是和亲，心里无时不想叛离，屡次派兵入侵，掠夺边疆地区百姓的财产，终致人怨神怒，自己被人杀死。善恶吉凶的报应，都是可汗亲眼目睹。现在可汗又走上默啜的老路，先是入侵甘、凉二州，随后又派使者前来求和修好。我大唐如上天无不覆盖，如大海容纳一切，只看今后的情况，不追究以往的过错。可汗如果真有求和的诚意，则我们两国就能保持长久之福；否则就不必麻烦使者白白地往来走动。倘若突厥兵再次入侵，我大唐也早已做好了准备。何去何从，请可汗仔细思虑！”

丁亥（初十），唐玄宗颁下制命：“各州县逃亡的户口，允许在百日内自己主动申报，或在现在的住地编入户籍，或发文书回原籍申报户口，都可按自己的心愿办理。凡逾期不报者，一经官府查出，一律迁徙到边远州